

天鹰

黄晓峰 著



真实呈现西部反恐神话
带你走进武警特战奇兵
品读军人心中的圣地与荒岛

 新疆人民出版社

天鷹

黄晓峰 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天鹰 / 黄晓峰著. —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8.7

ISBN 978-7-228-11230-2

I. 天… II. 黄…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99902 号

天 鹰

黄晓峰 著

出 版: 新疆人民出版社

地 址: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

邮 编: 830001

制 版: 一心设计工作室

印 刷: 升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10.25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6000 册

定 价: 32.80 元

穿越苍凉的精神存在

侯小勤

武警新疆总队政治委员

近些年,武警部队的文学创作开始繁荣,各类作品雨后春笋般地勃发。在这个十分自然而又不太漫长的过程中,西部军事文学开始苏醒并迈进,只是进展有些艰难,但我始终认为,无论是一路风雨,还是一路歌声,属于这一片土地的独特风景永恒存在。

作为武警部队一名政治工作者,因为对摄影等艺术的喜爱,我向来关注警营文化的前行和发展,在大力抓好部队思想政治建设的同时,我会为每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欢呼。武警新疆总队地处边远,多年来,生活并奉献在这个群体的人来来往往,积淀并收藏了许多让人感动的细节。我亲身体验了武警新疆总队诞生、成长到茁壮的漫长过程,所以对于在这个过程中付出过辛劳和心血的人心存感激,这也是我为《天鹰》作序的最直接理由。

我在边疆工作了几十年,对于用文学表述军人这一特殊职业的体触十分深刻。边疆军人的精神世界一直是文学讴歌的重点,于苍凉深处将军人的精神和纯洁深层挖掘,可存于灵魂深处的那种辛苦却很难付诸笔端。《天鹰》是一种尝试,由鹰的孤独开始到鹰的孤独结束,于漫天的风沙之中将一群特殊军人的牺牲和奉献



完整表述，在这种富含感情的表述背后隐含了他们内心的神圣，正是因为那份神圣才使一批又一批的边疆军人选择了艰难、拼搏和付出。

作者从一个独特的角度诠释了西部武警部队中一个坚强集体——“天鹰”所产生的背景、过程，以及必然到达的结果。各种人物的复杂心态，各种事件的偶然和必然联系，各种情和爱的游离交错，各种精神的融合统一，简单的结构，干净的文字，将属于西部军人内心深处的那一缕缕真诚和可爱小心而完整地扯了出来。乍一看，那些人离我们很远，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凝视和沉思，本身并不缺乏意味，甚至会产生结果。当阳光洒落，风游万里，抽象的、具体的，开放的、闭合的，在心灵深处、眼眸行走的远方都会形成构思。然而，西部，一个无法呈现出高度繁荣和葱郁的偏远部落，一个文化与文化、人性和人性多层次多角度融合的复杂空间，文字显得有些谨慎，结构有些传统，文学的面容虽然粗犷，但性格温柔，这种有着坚实基础但却无法全然站立的一种独立孤寂的存在构成了一座文学“孤岛”，强烈的表述着外来闯入者对于西部古典而渴望占领式的爱恋。

《天鹰》是一种凝视和沉思的结果，这种结果来得并不突然，它经历了一片偏远土地上多种情感和多种崇高的相互撞击，也吸收了许多关于人生、关于军营的丰富营养。《天鹰》里所说的“军人心中的圣地和荒岛”，是一种合理表述，也是一种理性总结，真实呈现了现代或西部军人并不缺少魅力而且独特的精神存在，甚至很彻底、很不顾情面地撕开了军人心中最柔弱的遮掩，过度的坚强和可以原谅的脆弱重叠就是一种奉献，是所有生活工作在边疆

这片热土上的军人最直接、最真实的奉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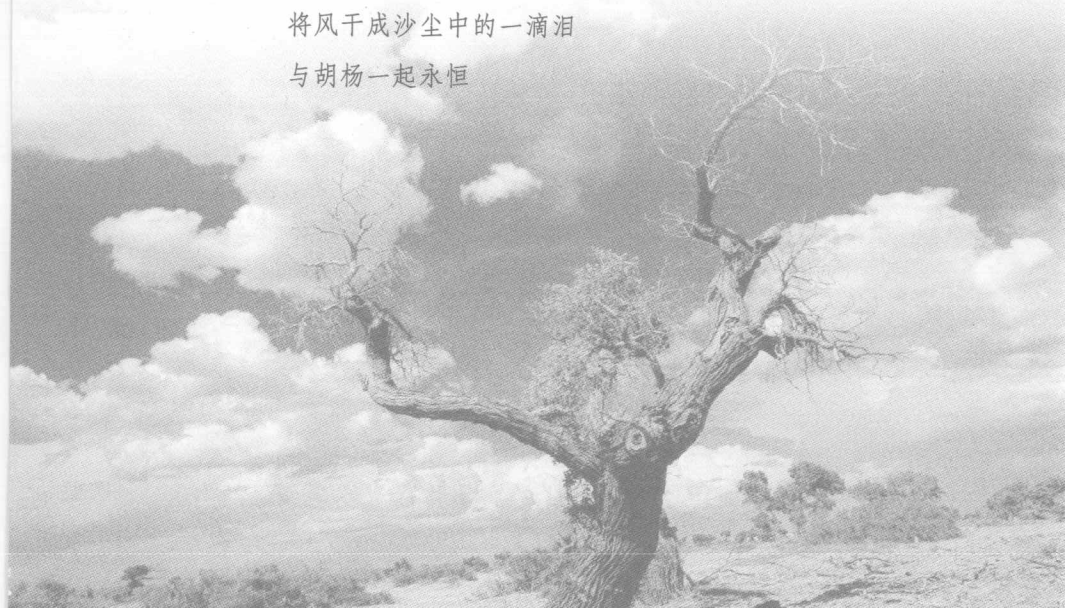
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对远离故土,战斗生活在祖国边疆的所有军人致以崇高的敬意,并希望他们能够从《天鹰》当中品味出那缕穿越苍凉的精神存在,继续以忠诚和热忱捍卫这片热土的和平与安宁。掺杂一些个人对文学以及《天鹰》的理解,是为序。

二〇〇八年七月于乌鲁木齐

既然选择了这片土地
便要扎根深层
以满腔的热血
燃烧短暂却并不虚缈的人生

既然选择了远方
就要做一只高飞的雄鹰
在一片阴晴相间的天空下
搏击苍凉并无悔的命运

梦想因遥远而疲惫
岁月在平静中渐远
而我
将风干成沙尘中的一滴泪
与胡杨一起永恒



—

无人读懂帕米尔高原的孤寂,犹如长空中落泪的苍鹰。万千
千年的漂泊,只为静守人世间那一缕冷暖。荒漠深处的绿洲,远远
走来的魂魄,丝绸之路的传奇,文明与人性的跌宕,安详与否,谁
作答……

西部。

戈壁。

一望无垠的苍凉和古老。

三月前后,遵循着自然的规律,天空总要准时地飘起小雨,淅
淅沥沥,绵绵不休,如同活着的人的眼泪,在想起另一个世界的亲
友故人时总是流淌不止。

当然,不是每一寸天空在三月都会流泪。在西部边疆,清明时
节见不到半滴雨,唯见漫天的黄沙飞舞,铺天盖地,与别处的细雨
绵绵相比,多了几分萧瑟与悲壮。

整个世界都变成了黄色、深黄,甚至是暗红。颜色凝固,风也
仿佛凝固,尘土渗进了空气里一般,无处不在。茫茫的天空就那么
不明不暗地低沉着,四处流窜着一股凄凉的气息,让人感到压抑、
不安,甚至是绝望。

没有阳光,路上几乎没有行人,很少有人愿意在这样一片颓



废的天空下和苍凉的世界中放弃砖瓦的保护，去与沙尘和土腥味亲近。

南疆烈士陵园坐落在城郊北边三十公里处，途中必须经过二十公里的白杨林带，然后是一段颠簸的土路。陵园不是很大，但也不小，十几亩地的面积，规则整齐地分布着一百多座陵墓。陵园四周本来种了些树木和花草，但随着岁月的慢慢流逝和人们记忆的渐渐淡远，如今变成了高高低低的野草。人生命存在的意义大致如此，无论生前有多么荣华富贵，死后只有黄土一堆，英雄也是如此，无论生前多么崇高，死后一样凄凉。

此时的烈士陵园在蔽天的飞沙里如同一个孤独的老人，静静卧在无边的昏黄里，袒露出一副憔悴蜡黄的面孔。高高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寂寞地矗立在陵园中间，像一个大大的惊叹号，碑上用飞舞的行草刻着“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个血红大字，有些神圣而又悲凄地诉说着成为英雄的代价。纪念碑前摆着许多花圈，有大的，有小的，有红的，有绿的，每一个制作都十分精细，来到这里的人们都以同一种方式表达着对英雄的敬意。但此时那些花圈都被风吹得东倒西歪，吹成了一长串省略号，省略了英雄们的人生和未了的心愿。

武警某部大队长田长风，少校警衔，在守卫边疆、维护边陲社会稳定中屡建奇功。魁梧的身躯，浓黑的眉毛，大大的眼睛，高高的鼻梁，兼有着南方人和北方人的相貌优势。

此时，他正静静地立在陵园里两个并列的墓碑前，一脸的悲戚。

江上之歌，怜以同病，秋风鸣鸟，闻者生哀……

城郊开阔之地偶尔吹来的缕缕春风没有丝毫柔情，挟土而来，卷尘而去，仿佛要把满世界的悲伤撕碎再扬起，而就是不让它落定尘埃。

田长风已经在陵园整整待了一天，脸上落满了灰黄色的尘土，眉毛也变成了两条黄线。

黄昏之际，一缕弱弱的斜阳穿透层层尘土落在了墓碑旁。田长风终于站起了身，用手将墓碑上的尘土轻轻拂去。

一行清晰的字出现在眼前。

烈士田勇之墓。

田长风的眼睛瞬间模糊，一丝骨子里透出的伤感从记忆里复苏，并迅速侵占全身。

田勇是他的堂弟，二十岁那年，他俩怀着同一种理想，穿越南北之间的距离，来到关外的军营。新兵下连后他们又分到了同一个中队。可后来，在一场处突战斗中，弟弟悲惨地死在了暴徒的自制手雷下，一声巨响，铺天盖地的硝烟，弟弟的笑容便如风一样消逝。

弟弟喜欢写诗，对未来充满幻想。田长风记得弟弟刚参军时写了一首诗，表达了对西部的热爱。没有题目，像一缕独立行走的灵魂。

我一头撞开你的胸膛

跌倒在你脚下

我满含热泪深情地凝望你



苍凉的西部
我为你迷茫了千年
痛苦了千年
只为你的远古和传奇
我满身疲惫
满怀渴望
请收留我
以你万年的孤独接受我的热烈
你就是我生命的终点
灵魂的神祇

田长风不理解弟弟为什么会对西部有那么强烈的情感,可结局也正如弟弟所说,将生命留在了这里,承受着戈壁滩上一年年黄土的覆盖。是宿命还是偶然,但那都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弟弟的一切都已终结,人的一生所有的思想和行为与生命的离去相比太过轻飘,在与故乡万里之遥的边关,弟弟为了自己的追求献上了最珍贵的东西,遗憾的是这种失去再也无法弥补。

十几年来,田长风没敢回老家,害怕面对失去了儿子的叔叔婶婶,弟弟是他们家中的独子,如果看到自己他们会更伤心。而对于质朴单纯的农村人来说,那种伤心会尘封了他们对于生活的所有情感,包括快乐,那甚至是一种毁灭。

田长风选择了牺牲自己,熄灭对家乡的眷恋,以一种残忍的隔绝祭奠着弟弟的英魂、抚慰亲人那丝虚幻的平静。

过了很久,田长风又伸手轻轻地将旁边一块墓碑擦干净了,

那里长眠的是他的班长。

在那场无法解释清楚的战斗中他手里拿着冲锋枪却一枪未发地死在了暴徒的手里，只因为没有接到上级可以开枪的命令。即便那样，那伙丧心病狂的暴徒还是将他肢解了。

所有的往事清晰地印在脑海里，像烙铁一样烙在了心灵深处，反复结疤，又反复脱落。那些结疤和脱落的过程让田长风欲哭无泪，可田长风知道无论记忆多么深刻，多么悲惨，发生在这片土地上一切仇恨和悲壮到最后只剩下两个词语：军人、使命。

田长风低下头，就着墓碑挡着风，点燃了一根烟，倒插在班长的墓碑前。班长生前是一个地道的烟鬼，他的口头禅是：饭后一根烟，赛过活神仙。他在说那句话时用的是地道的四川方言，配上他那独特的抽烟动作倒真让人感觉像神仙一样快活，没想到最后神仙没做成，倒成了流浪异乡的一缕孤魂。

两个墓碑中间一字排开三只酒杯，杯子里盛满了酒，田长风端起其中的一只酒杯，又在重复着那句说了十几年的话：班长，弟弟，安息吧，相信我会以忠诚和热血继续捍卫这片热土……

他实在不知道能够说些什么，从一名战士到一名正营职大队长，十几年的光阴让他的心变得疼痛而又麻木。那些承诺性的话语远远不能表达自己对于弟弟和班长的怀念之情，犹如生命之重和其他事物之轻一样，对等不了也承载不了。可田长风知道，他无论如何也不会轻易离开这片土地，因为他的事业承载着三个人的梦想和生命的重量。

一滴眼泪落到了酒杯里，田长风猛地仰起头，突然看到一只鹰在空中缓缓盘旋，舒展着双翅，姿态优美。但在暮色中却透着一



股莫名的苍凉，仿佛在昭示着什么、守候着什么，又在叹息着什么。田长风突然想，这只鹰在黑暗中将以怎样的心情收起自己的翅膀，栖于何处？是否也和自己一样孤独？

田长风将杯中的酒一滴不剩地洒在墓碑前，烟卷早已被风吹灭，剩下半截斜斜地插在土中，如同一个没有说完的故事。离开时，田长风回头看了一眼，墓碑又是灰黄一片，仿佛从没有人来过。

刚回到大队，田长风就接到了妻子从老家打来的电话，妻子在电话里说要来边疆看望自己，语气很生硬，没有从前渴望相见的那种急切和柔情。

妻子说：“长风，我去看看你吧？”

田长风握着电话的手在微微发抖，嘴里不清不楚地说着：“你要来，就来吧。准备什么时候动身？”

“就这两天，你有什么需要我带的吗？”妻子在电话那端很小心地说着，仿佛害怕碰碎了什么，又仿佛在暗示着一些事情。

“不用了，那么远，你平安过来就好，到时我让人去接你。”

“长风……”

妻子欲言又止，沉默了半天，剩下的话终究还是没有说出来。

放下电话，田长风伤感地意识到，自己和妻子的缘分已经到头了，剩下的只是那些世俗的约定。她此次前来必是寻求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结果。

大队通讯员敲门进来，田长风交代道：“通知各中队、大队点名。”



一只鹰在空中缓缓盘旋，舒展着双翅，姿态优美。但在暮色中却透着一股莫名的苍凉，仿佛在昭示着什么、守候着什么，又在叹息着什么。



通讯员吴涛大声地答了句“是”后，便像兔子一样蹿了出去。

吴涛深知田长风的性格，雷厉风行，所以他学会了如何适应田长风的节奏。

不到一分钟，急促的哨声在每个中队的楼道里响了起来，三个中队迅速集合，然后一路高歌来到了大队部门口。

田长风早就扎好了腰带，戴好了帽子站在那里。

田长风习惯了在这样的黄昏检阅自己的部队，他没有将点名当成一种制度，而当作一种与战士们亲近的时机，他一遍一遍喊着战士们的名字，听到他们的回应，他才能找到一种真实感。这种真实感能够让他找到自己存在的实际意义，和平时期的武装警察、边疆军人的存在意义。在无数次地品读过这种意义后他真实地理解眼前这些战士，甚至能捕捉到他们内心的一些想法，所以他尊重战士，也尊重他们的理想。

无论如何，他们在奉献着自己的青春和热情，在远离繁华和故土的戈壁深处。

点完名，田长风感觉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疲惫，是对弟弟的怀念？是因为妻子带给自己的惆怅？还是因为这没完没了的沙尘？这种不多见的疲惫几乎让他陷入痛苦，他知道自己骨子里那种温柔的天性十分活泼，那是父母给予自己的最不幸的特点。

此时，天边的太阳只剩下淡淡的一丝光亮，黑夜即将来临。田长风缓缓地踱着步子走到院子里的林荫道上，初春的杨柳冒出了新绿，长长的枝条在暮风中温柔地摆动。

田长风忽然想起在陵园上空见到的那只鹰，喜欢写诗的他随口吟道：

戈壁苍茫月如钩
风裹忧伤缕缕游
鹰击长空意何往
可知红尘点点愁

转眼间,离开故乡已经十几年了,这些年月在他乡,在边关收获了太多的离愁和别恨。真的是有些想念和牵挂家中的亲人了,不知他们如今可好?

不知何时,一阵悠长的军号声响起,牵扯着田长风的思绪百转千回。

回到宿舍,坐在办公桌前,拧亮台灯,在熟悉的微弱的灯光下,田长风开始写日记。

又是一年清明,还是漫天黄沙。

妻子说要来看我,我知道,其实是为我们的情感和婚姻做个了结。是聚也好,散也罢,对我来说都是一种解脱。与我结合是她的不幸,虽然我一直在尽力消弭这种不幸,但心有余,力不足,这么多年的精神折磨让彼此都失去了信心。但我知道,终归是我在亏欠,无论她提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上天给了我一种流离失所的命运,又让我选择了一种进退两难的职业。何为军人?何为边疆的军人?只有在慢慢咀嚼和承受中才能悟透,才能读懂,而我为此经历了十几年的时间。我清醒地知道,一个时代如何沦落并不可怕,那是事物前进和发



展的必然,可是一个时代的军人要是没有了坚定的信念和强大的精神存在,那么这个时代将彻底失去自由和空间……

日记最后,田长风信手写下苏轼的一首词:

佳节若为酬,但把清樽断送秋。万事到头都是梦,休休,明日黄花蝶也愁。